

# 無情殺手

上

青  
云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

# 無情殺手

(上)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# 无情杀手

青云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昌平第二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32.5印张 703千字

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08-0956-5/I·225

印数 1-10000 (全三册) 定价: 14.95元

## 内容提要

龙虎相争，华筵喋血，原因华山竞技一掌之仇；奸人挑唆，连生毒计，煽起武林仇杀血雨腥风。狗头师爷推波助澜，直搅得峨眉、崆峒刀光剑影，杀机四伏；少侠天雄潇洒英武，却引起巾帼姐妹柔情蜜意、醋海波兴。痴情似丝剪不断；深仇如渚搅不清。一波三折，陡转迭起；情缠意绵，误解丛生。天雄虽怜香惜玉，为除奸佞仗剑天涯行，一振雄风。众侠女明随暗保，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俱同仇敌忾，舍死忘生。惜天娇香消玉殒，红装飘逸隐踪。更穿插苗疆历险，旅伴结成生死缘；招亲打擂，父子同联母女姻。曲折跌宕，妙趣横生。一睹为快，回味无穷。

## 目 录

- 一、泉雄庆寿 杀机四伏..... ( 1 )
- 二、狗头师爷 毒计连环..... (33)
- 三、腾龙堡主 再中奸谋..... (65)
- 四、天雄初遇 夺命罗刹..... (95)
- 五、天雄中毒 幸遇怪杰..... (129)
- 六、巾幗侠女 共争檀郎..... (161)
- 七、飞马争道 儿女赌气..... (193)
- 八、苗疆历险 结生死缘..... (228)
- 九、中迷香 玉玲遭劫持..... (263)
- 十、坠深渊 天雄获神功..... (296)
- 十一、柔情未解蒙面谜..... (331)
- 十二、沙场难抑妒嫉情..... (358)
- 十三、血雨刀丛 力闯碧云深宫..... (389)
- 十四、妖烟谲雾 三侠身陷崆峒..... (419)
- 十五、狼心狗肺 恶师爷杀庄主..... (449)
- 十六、大酒仙 游戏风尘当月老..... (480)

- 十七、小红坡 双凤争龙结良缘…………… (513)
- 十八、舌代刀 蛮语杀天娇…………… (549)
- 十九、负心汉 绝峰囚发妻…………… (580)
- 二十、侠肝女 霜刀诛恶夫…………… (612)
- 二十一、救玉玲 涉险亡魂谷…………… (645)
- 二十二、闯千窈山庄 裴天娇丧命…………… (681)
- 二十三、悼冷云谷主 女罗刹哭灵…………… (710)
- 二十四、飞天豹 怒惩史五德…………… (739)
- 二十五、父子同打招亲擂…………… (771)
- 二十六、小情侣 力摧银刀会…………… (805)
- 二十七、华风飞揭穿亡命帖…………… (839)
- 二十八、偏见难拗 绮梦成空…………… (869)
- 二十九、歹徒灵堂投罗网…………… (889)
- 三十、解剑岩前试青锋…………… (928)
- 三十一、比翼双闯迷幻阵…………… (958)
- 三十二、友结金兰 恶人暴尸…………… (989)

## 第一章 枭雄庆寿 杀机四伏

一抹晚霞，暮色浓重。

山势险峻、树木茂盛的老龙岭，已完全笼罩在浓重的暮色中。密林深处擎天峰下的腾龙堡，已在它那高高耸立的堡楼上升起了一串斗大纱灯。

一切是那么安详、宁静。

就在这时，蓦然由山口方向传来一阵清脆的蹄声。

只听蹄声“嗒嗒”，急如骤雨，这显示着来人催马至急，也暗示着可能发生不平凡的事情。

在这么崎岖的山道，浓重的暮色中，驾驭这飞驰的快马，说明来人的骑术高明。

由于暮色浓重，树木茂盛，看不见马踪，也看不见人影。但是，根据蹄声移动的方向，那匹骏马显然正在向藏龙谷深处的腾龙堡驰去。

果然，就在蹄声穿过藏龙谷口，高耸半空堡楼上的灯火所在处，一匹昂首竖发的黑马上，正躬身坐着一个身着黑劲衣、背插单刀的中年人。

腾龙堡的蓝衣堡丁们，早已闻声各就各位，墙上的一位护堡武师也探首向外准备发问。

那飞驰而来的黑衣中年人，直到护堡河的边缘，才急忙勒

缰刹势。

黑马见前面横亘着一道七八丈宽的护堡河，趁中年人勒缰之势，突然人形般立起，同时发出一声震撼山野的悠长怒嘶。

堡楼上一位身着宝蓝劲衣的中年武师，立即探首向下，朗声问：“下面马上是哪一门派，哪一世家的朋友？”

话声甫落，业已稳住马势的黑衣中年人立即仰面向上，朗声道：“卧虎庄老庄主六十大寿，特来投帖！”

堡上的中年武师一听，顿时愣了。

因为卧虎庄的老庄主，素来与老堡主“金掌擒龙”有过节，双方绝少来往，何以这一次六十大寿，竟来投帖？

黑衣中年人见上面没有反应，立即愤然沉声道：“寿帖在此，你们自己下来取，去与不去，由你们老堡主酌情处理！”

说话之间，立即把手中的大红烫金寿帖掷在地上，一拨马缰，沿着山道，径向来时的方向飞似地驰去。

堡楼上的那位武师一见，惶得立即大声道：“快放下吊桥！”

大声喝中，他折身绕过堡楼，直奔墙阶，飞身向墙下奔去。

这时，堡门外一阵轧轧声响，高高翘起的铁板大吊桥，业已搭在护堡河的对岸。

护堡武师深怕寿帖被山风吹进护堡河内，顺水流进山溪中。所以，他连奔带纵，神情惶急，一纵过吊桥，飞身扑在地上将大红寿帖摞住。

护堡武师拿起寿帖，看也不看，立即奔过吊桥，向着四个守在堡门下的堡丁，急声吩咐道：“升吊桥！”

护堡武师急奔广场对面的大厅。只见五阶广厅上，已燃起



了斗大纱灯，老管家路福恰巧由厅内走出来。

老路福一身蓝裤，腰系巴掌宽的暗金英雄锦，一看卧堡武师的紧张神情，霜眉一蹙，忙问：“梁武师，什么事？”

梁武师举着手中大红寿帖奔至老路福身前，急声道：“是卧虎庄老庄主过寿，刚刚下来的帖子！”

老路福一听，也不由面色一变，脱口急声道：“老堡主正在穿厅上和两位夫人说话，你快随我来！”

说罢，转身带领着梁武师，穿过大厅，绕过迎壁，直向中门奔去。

老管家路福和梁武师都有相同的看法，卧虎庄老庄主这一次华诞饮筵，似非简单。

两人一进中门，即见头戴暗金毡缨帽、身穿烟缎簇花袍，霜眉银髯、满面红光的老堡主“金掌擒龙”正坐在灯下谈笑饮茶。

下首椅上坐着的是位年约五旬、雍容华贵，上穿蓝宝缎袄、下着百褶黑裙的老夫人。

紧临老夫人坐着的，是一位年约四旬、高雅秀丽、身着紫衣紫裙的中年妇人。她的椅侧茶几上，也放着一只精绘细磁盖碗。此时，她端起茶碗，饮了口香茗。

站在紫衣秀丽妇人身后的，是位年约二十四五岁，一身水绿劲衣的少妇。

少妇生得蛾眉凤目，琼鼻樱口，凝脂般的玉肤，配着纤细窈窕的身材，一望而知，少女时代，必是位清丽脱俗的大美人儿。

四个丫头，分别肃立在锦屏两旁，目注着两位夫人。

老堡主“金掌擒龙”首先发现了老管家路福和梁武师直进

了中门，顿时目光一亮，霜眉微蹙，立即捻须自语似地说：“路福他们两人。”

话刚开口，老夫人和紫衣妇人以及那位清丽少妇，也同时转首向外看去。

老管家路福和梁武师，见了老堡主等人，立即加快步子，急忙登阶行礼，恭声道：“参见老堡主、老夫人、蔡夫人。”

老堡主迷惑地问：“梁武师手上拿的是……”

老路福抢先恭声道：“回禀堡主，是卧虎庄刁老庄主下的六十大寿帖子！”

老堡主和老夫人一听，俱都惊异地“噢”了一声，那位一身紫衣、清丽高雅的蔡夫人却迷惑地说：“刁一鸣有六十岁了吗？”

老堡主略微沉吟道：“庆九不庆十，可能五十九岁了！”

说话间，梁武师已双手将寿帖捧上，同时不安地恭声道：“乘马送帖的那人，未待小的下去接，就丢在地上策马走了！”

老堡主一面接帖一面惊异地说：“竟有这等事？”

老夫人立即道：“还不是仍记恨着去年华山较技，你击了他一掌之事！”

老堡主见夫人谈到往事，深怕下面的人多嘴杂，以讹传讹，更加深了两家的嫌隙，因而望着梁武师，挥手道：“梁武师可以休息了！”

梁武师躬身应了个是，行礼告退走了出去。

老堡主低头一看烫金的大红帖子封皮上写的是：“送腾龙堡路老堡主”，下面烫金印着“卧虎庄”。

他抽出里面的帖子一看，神色一变，脱口惊“啊”道：“这么快？就是明天晚上！”

老夫人和蔡夫人也大感意外，神色一愣。

蔡夫人则急忙道：“他的寿宴不饮也罢，小妹不赞成路大哥去！”

老堡主却蹙眉为难地说：“如果不去，误会不但加深，嫌隙必然也更加扩大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老夫人建议说：“那就送一份丰厚的寿礼去好了。”

老堡主断然摇头道：“不，我早已有意和他冰释前嫌，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！”

那位蔡夫人一听，立即沉声道：“大哥要去，我和秀英姐一块儿跟你去，刁一鸣是个浑人，根本不必放在心上，可是，他的管账先生，是出了名的狗头师爷……”

老夫人也接着说：“彩鸾妹说得不错，那个王账房倒真是个小阴刁奸诈的小人物。彩鸾妹住在咱们家的谣言满天飞，就是他到处散布的！”

如此一说，蔡夫人的秀丽面庞上，立时飞上了两片红霞。

老堡主却为难地说：“如果你们姊妹也跟了去，恐怕没有事也会惹出事来了！”

话声甫落，一直肃立在厅口下的老管家路福立即恭声道：“以老奴之见，倒不如请少堡主携一份丰厚的寿礼前去……”

老堡主一听，立刻精神一振，赞声道：“这倒不失为上策，刁一鸣虽然恨我，尚不致向一个后生晚辈动什么歪心眼！”

老夫人心疼儿子，立即反对道：“雄儿刚刚艺满下山不久，经验阅历都没有，他去了危险更大。”

路福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不，老夫人说错了，少堡主英俊挺拔，风趣儒雅，遇事机警，擅于默察，遇事绝不会吃亏，也不会

作出糊涂事来。”

老夫人于秀英是当年著名的武林玉女，和老堡主行道江湖时，老路福终年随侍左右，不但武功深厚，遇事见解也不无独到之处。这时见他对爱儿的评估，觉得有理，因而便有些犹豫起来。

老堡主一见，立即望着路福催促道：“你快去把天雄唤来！”

话声甫落，立在蔡夫人身后的清丽脱俗少妇，凤目一亮，立即低声道：“我去请少堡主。”

蔡夫人一听，头也不回，立即低沉阻止道：“灵芝！”

绿衣清丽少妇一听，娇面一红，立即把刚待转身举步的娇躯刹住，同时低微地应了声是，并怯怯地看了一眼老堡主和老夫人。

老管家见灵芝被喊住了，立即转身走向厅外。

蔡夫人较老夫人年轻十岁，芳名洪彩鸾，是在老夫人于秀英名噪武林后的另一位大美人。

她阻止了灵芝后，立即望着老堡主和老夫人，有些黯然地解释说：“灵芝这孩子，自小伺候我，前年才把她许配给明德的徒弟，没想到，还没过门，他们师徒就意外地失踪了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目中簌簌地滚下两滴晶莹泪珠来，灵芝的眼圈也红了。

老堡主和老夫人赶紧宽慰道：“贤妹请宽心，吉人自有天相，蔡明德贤弟，为人精明，武功不俗，加之他的高足李时雨随在身旁，不会有什么差池的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蔡夫人已流泪黯然道：“可是……他们师徒失踪已一年多了呀……”

老堡主继续宽慰地说：“有的去家十多年才归来的，两年算不了什么。”

老夫人怕蔡夫人一直伤心不止，只得看了一眼低头垂泪的清丽少妇灵芝，望着蔡夫人，问：“灵芝的本家是姓……”

蔡夫人赶紧道：“姓韩，她叫汪灵芝……”

话未说完，厅外已传来一阵匆匆脚步声。

蔡夫人赶紧举袖拭泪，随着老堡主、老夫人的目光向厅外看去。

汪灵芝也匆匆举袖拭掉香腮上的泪珠，举目看向厅外。

只见走在老管家身前的，正是她日夜相思、暗自私恋的少堡主路天雄。

路天雄头戴粉色绒球银缎绣花英雄帽，上穿银缎蓝花短衣，下着白绸长裤，足登银缎锦绣剑靴，腰束巴掌宽的深蓝英雄锦，佩银鞘金箍金穗剑；生得丰神俊美，面如冠玉，目如星，眉如剑，顾盼神飞，当真是子都在世也要自惭形秽了。

蔡夫人早已看出汪灵芝痴迷的心事，每当路天雄在她眼前时，就会情不自禁地目光直视。

所以，一见英姿勃发的路天雄来了，蔡夫人先在下面悄悄扯了一下汪灵芝的衣服。

芳心怦怦乱跳的汪灵芝，神色一惊，急定心神，赶紧红着娇面低下了头。

年已二十二三岁的少堡主路天雄，身材十分健美，喜爱穿武生衣服，走起路来也是挺胸阔步。

但是，一生闯荡江湖的老堡主“金掌擒龙”，却偏偏要他打扮得像个饱读诗书的文雅公子，要求他说话温文，举止有礼。

此时，路老堡主一见爱儿又穿了一套武装服饰来见他，神

色立时沉下来。

可是，老夫人就不一样，她看到路天雄穿什么都喜爱。这时一见爱儿走来，早已愉快地笑了。

路天雄一见父母，立时加快了步子，一进厅门就躬身行礼，恭声道：“孩儿参见父亲、母亲、婶娘！”

老夫人和蔡夫人慈祥地笑着说：“雄儿免礼！”

但是，老堡主没有吭声。

路天雄一看，赶紧再恭声呼了声爹。

老堡主这才沉声道：“为父是怎么叮咛你的？”

路天雄知道父亲责怪他又穿武生衣服，赶紧躬身解释说：“路福去时，孩儿正在练剑！”

老管家也赶紧证明说：“老奴去时，少堡主正在练剑。”

老堡主的气似乎还没消，“唔”了一声道：“不听父言，就是不孝！”

路天雄赶紧恭身应了个是。

老堡主又关切地沉声问：“现在读的是什么书？”

路天雄恭声道：“孩儿正读春秋！”

老堡主一听，立即满意地赞了声：“好”，同时肃容道：“关老爷忠义千秋，他老人家一生就喜读春秋。”

老夫人看了一眼放在老堡主桌旁的寿帖，催促道：“快谈去拜寿的事吧！”

老堡主“噢”了一声，尚未开口，路天雄已恭声道：“路福方才已对孩儿讲过了！”

老夫人焦急地说：“刁一鸣与你爹有过节，和咱们腾龙堡总是明合暗不合，尤其那个王账房，大权在握，你去时可要小心点儿！”

路天雄急忙恭声道：“娘，孩儿晓得！”

老堡主又叮咛道：“此番刁一鸣六十大寿，各门各派各世家去的人必然不少，谈话时要文静，举止要庄重，对长辈应有礼……”

路天雄垂手聆训，不停地点首应是。

蔡夫人却在旁黯然叮咛道：“万一听到什么谣言传说，千万不要和他们发生争执，事情总有大白之日，到了那边可千万小心！”

路天雄赶紧恭声道：“是的婶娘，雄儿知道！”

说话间，自然地看了一眼蔡夫人身后的汪灵芝。

汪灵芝却紧蹙娥眉，忧形于色地望着他。

老堡主吩咐道：“你去吧，寿礼备好了再通知你！”

路天雄一听，立即恭声应是，辞过父母和蔡夫人，转身走向厅外。

也就在他出厅抬头的同时，蓦然发现前面厢房的房脊后，正有一个人影伏下去。

他心中一惊，目光一亮，脱口急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“人”字出口，路天雄的身躯也凌空而起，直向前面的厢房房面扑去。那人慌忙起身，直向东南逃去。

老堡主、老夫人、蔡夫人、汪灵芝和老管家路福，也闻声纵出，紧跟着飞身追去。

路天雄是峨嵋山“空空”大师的唯一衣钵弟子，武功算已登堂入室，但追起前面那道流星般的身影，越过数道房面，两垂院落，直到堡墙，也依然没有将那人截住。

只见那人衣着宽大，身形较为矮小，到达堡墙上，足尖一点堞垛，身形直飞堡外。

路天雄刹住身势一看，见那凌空飞越护堡河的身影，一个“云里翻身”，直向堡外的茂林中落去。

看看那人将达茂林上方，接着身形一闪，“沙”的一声轻微声响，顿时不见。

堡墙四角的堡丁和武师们也发现了，一声呐喊，纷纷奔了过来。

老堡主、老夫人和蔡夫人，率领着汪灵芝和老路福也赶到了。

老夫人首先关切地问：“看清那人是谁了没有？”

路天雄迟疑地说：“没有。不过，根据衣着似是佛门人，看身材，好像是位师太！”

老堡主等人一听，同时惊异地“噢”了一声，俱都迷惑地望着堡外漆黑的茂林发愣。

大家惊疑不止，闹不清平静了多年的腾龙堡，今夜何以突然来了夜行人？

尤其是在卧虎庄老庄主刚刚下了花甲寿帖之后，如是说这两件事，毫无关连，那就更令人离奇费解了。

老夫人看了这情形，更为爱子明天的拜寿赴宴而忧心，如果那人是卧虎庄派来探底的人，根据他离去的快速身法，显然是位一等的顶尖高手！

蔡夫人看了这情形，却有了阻止路天雄去赴宴的有力借口。

路天雄的眼力没有看错，那道宽大矮小的身影正是一位头戴瓜皮尼帽，身穿深灰僧袍的老师太。

这位老师太年约七旬，身材瘦矮，两道雪白寿眉，几乎覆在一双慈目上。她颈上没有念珠，手中也没有拿拂尘，更没有



携带兵刃。

这位老师太，身形一落入林内，立即惊急地回头看了一眼堡墙上的路天雄等人，接着转身，直向林外如飞驰去。

老师太的身法奇快，她飞驰的路线，也正是卧虎庄下帖的中年人乘马离去的路线。

她一出了老龙岭的山口，身法加快，直向十数里外的卧虎庄方向驰去。

到了卧虎庄，又径直向数里外的一座十多户人家的小村上奔去。

一到小村前，立即飞身纵上房面，越过数道房面后，才在一座瓦房后仓纵下地面。

也就在老师太纵落地面的同时，瓦房的后窗门“呀”地一声拉开了。只见一个丽姿绝美的紫衣少女，站在窗里面。

紫衣少女一见老师太，立即悄声呼了声“师父”，并闪身立在一边。

老师太神色深沉，飞身纵进窗内。

紫衣少女尚未待老师太站稳，已迫不及待地急声问：“师父，我娘可是在腾龙堡中？”

老师太有些生气地坐在床前小桌侧的圆凳上，凝重地点点头道：“刁老庄主说的没错，你娘的确在腾龙堡中……”

紫衣少女一听，凤目中立时涌满了泪水，不由急切地问：“我娘她老人家可好？”

老师太凝重地说：“她很好，她正陪着老堡主‘金掌擒龙’在穿厅上饮茶。”

紫衣少女听后娇躯一颤，花容立变，脱口轻“啊”一声，流泪痛心地说：“这么说，我娘真的改嫁给路老儿做侧室了？”